

亲情与爱情的伦理困境：《哈姆莱特》中奥菲利娅的两难抉择

姜依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0089, 北京

摘 要 作为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莱特》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多个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文学伦理学批评为重新审视剧中人物的伦理选择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聂珍钊教授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出发,对哈姆莱特的伦理困境进行了深入阐释,而国内相关研究也多聚焦于哈姆莱特这一核心人物。相比之下,作为剧中重要女性形象的奥菲利娅,其复杂的伦理处境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奥菲利娅既是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雷欧提斯的妹妹,又是哈姆莱特的恋人。在家庭伦理与爱情伦理的双重牵制下,她一方面需要面对父兄设计试探哈姆莱特的伦理冲突,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哈姆莱特杀害其父亲所带来的情感创伤,由此陷入难以调和的伦理困境。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伦理身份与伦理环境为理论视角,结合文本细读分析奥菲利娅爱情与亲情悲剧的形成机制,并探讨其疯癫与死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伦理原因。本文认为,奥菲利娅的悲剧并非单纯源于个人命运的不幸,而是在特定伦理环境中,由多重伦理关系冲突共同导致的必然性悲剧。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身份; 伦理环境; 奥菲利娅

The Ethical Dilemma between Familial Affection and Love:

Ophelia's Predicament in *Hamlet*

Jiang Yi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Shakespeare's most renowned four tragedies, *Hamlet* has long attracted extensive scholarly attention worldwide and has generated substantial research across various fiel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mong these approaches, ethical literary

Received: May 26, 2026

Revis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8, 2026

Published: July 14,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DOI: 10.67148/fssh-2026-254

* 作者简介: 姜依玲, 女,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英国戏剧。

criticism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ethical choices of characters within the pl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rofessor Nie Zhenzhao offer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Hamlet's* ethical dilemma, while existing Chinese scholarship has also tended to focus primarily on Hamlet as the central figure. In contrast, Ophelia, an important female character in the play, has received comparatively less attention despite her complex ethical predicament. Ophelia is not only the daughter of Polonius and the sister of Laertes, but also Hamlet's beloved. Caught between familial ethics and romantic love, she must confront the ethical conflict caused by her father and brother's attempts to test Hamlet, while simultaneously enduring the emotional trauma resulting from Hamlet's killing of her father. Consequently, she becomes trapped in an irreconcilable ethical dilemma. Employing the approach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Ophelia's tragedy of love and familial aff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close textual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deeper ethical causes underlying her madness and dea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phelia's tragedy does not simply arise from personal misfortune; rather, it is an inevitable tragedy produced by the conflicts among multiple ethical relationships within a specific eth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Hamlet*; Ophelia

1. 引言

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纯洁、温顺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却最终走向疯癫与死亡的悲剧结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2006）奥菲利娅的悲剧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一个原本承载着美好与希望的生命，在复杂的伦理冲突中逐渐走向毁灭。莎士比亚对奥菲利娅死亡场景的艺术呈现，不仅强化了戏剧悲剧效果，也使这一女性形象超越了单纯的情节功能，成为后世艺术家不断阐释的对象。著名画家约翰·艾佛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的代表作之一《奥菲利娅》便以莎士比亚笔下这一经典场景为创作对象。画中奥菲利娅静静地漂浮于水草交织的河面之上，无神的双眼与微张的双唇仿佛仍在吟唱，又似乎在诉说内心无法排遣的痛苦。苍白的面容、平静的姿态以及逐渐沉没的生命，共同展现出一个被现实与命运裹挟的女性形象。画面中盛开的花朵与即将逝去的生命形成鲜明对照，象征着奥菲利娅美好生命的消逝。米莱的艺术再现也进一步引发了对这一人物悲剧根源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这一原本纯洁的生命最终走向毁灭？

作为莎士比亚最富盛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莱特》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在叙事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出发，聂珍钊教授对哈姆莱特复仇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与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为重新理

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伦理冲突提供了重要视角。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哈姆莱特这一男性主人公的思想挣扎，相较而言，奥菲利娅所承受的伦理困境则较少受到系统关注。事实上，奥菲利娅并非只是哈姆莱特悲剧叙事中的附属人物，而是一个处于多重伦理关系交织中的复杂女性形象。作为波洛涅斯的女儿和雷欧提斯的妹妹，她承担着家庭伦理赋予她的责任；作为哈姆莱特的恋人，她又承载着爱情伦理的期待。然而，在父兄谋划试探哈姆莱特以及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之后，奥菲利娅被迫置身于亲情与爱情的双重冲突之中。面对无法调和的伦理矛盾，她最终失去了维系自身伦理身份的可能，并走向精神崩溃与生命终结。因此，本文尝试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伦理身份和伦理环境为理论切入点，结合文本细读分析奥菲利娅爱情与亲情悲剧的形成过程，探究其疯癫与死亡背后的深层伦理原因。本文认为，奥菲利娅的悲惨结局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在特定伦理环境下，由家庭伦理、爱情伦理以及社会权力关系共同作用形成的必然性伦理悲剧。

2. 父权社会的桎梏：难以顺利转化的伦理关系

聂珍钊教授在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环境”概念时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2010）因此，对奥菲利娅悲剧的理解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应置于伊丽莎白时期特定的伦理秩序中加以考察。奥菲利娅是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是雷欧提斯的妹妹，这构成了她最基本的伦理身份。然而，她所处的时代仍然受到严格的父权伦理体系支配。在这一伦理环境中，女性的身份和行为往往依附于男性权威：未婚女性需要服从父亲和兄长，婚后则需要依附于丈夫。父权秩序不仅规定了女性的社会位置，也限制了女性进行独立伦理选择的可能性。

在第一幕第三场中，雷欧提斯即将前往法国，临行前他警告奥菲利娅：“对于哈姆莱特和他的调情献媚，你必须把它认作年轻人一时的感情冲动，一朵初春的紫罗兰早熟而易凋，馥郁而不能持久，一分钟的芬芳和喜悦，如此而已。”（第一幕第三场）面对兄长的劝诫，奥菲利娅虽然内心有所保留，但由于长期受到父权伦理规范的影响，仍然选择顺从，并回答：“我将要记住你这段很好的教训，让它看守着我的心。”（第一幕第三场）随后，波洛涅斯得知哈姆莱特向奥菲利娅表达爱意后，立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爱情！呸！你讲的话完全像是一个不曾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不懂事的女孩子。你相信他的表示吗？”（第一幕第三场）作为父亲，波洛涅斯并未首先关注奥菲利娅自身的情感体验，而是以男性经验和社会权力逻辑判断这段关系的危险性。

在他的视角中，奥菲利娅只是一个缺乏判断能力、需要被指导和保护的年轻女性。因此，当奥菲利娅回答“父亲，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想才好。”（第一幕第三场）时，这一话语不仅体现了她对父亲权威的依赖，也揭示了父权伦理环境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压制。

在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的双重影响下，奥菲利娅逐渐失去了自主判断和行动的空间，只能依据男性权威所规定的伦理规范行事。因此，在哈姆莱特向她表达爱意后，她选择将相关情况告知父兄，并按照他们的要求处理与哈姆莱特的关系。对于生活在父权社会中的奥菲利娅而言，服从男性权威并非个人意愿的体现，而是当时伦理环境所规定的合理选择。正如聂珍钊教授强调的那样，“从本质上说，伦理选择是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对如何做人的选择，也是对人的身份的建构和确认伦理选择活动往往是由人的身份决定的，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建构新的身份。”（聂珍钊，2020）然而，正是这种由父权伦理塑造的身份结构，使奥菲利娅无法实现伦理关系的顺利转化，并最终导致其悲剧。

首先，奥菲利娅确实对哈姆莱特怀有真挚的爱情。在波洛涅斯试图劝说她远离哈姆莱特，并贬低哈姆莱特的感情时，奥菲利娅仍然为哈姆莱特辩护：“父亲，他向我求爱的态度是很光明正大的。”（第一场第三幕）即使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所唱出的民歌式“疯话”，如“张三李四满街走，谁是你的情郎？”，“情人佳节就是明天，我要一早起身，梳洗齐整到你窗前，来做你的恋人。”（第四幕第五场）依然透露出她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执着。莎士比亚通过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言语，展现了奥菲利娅潜藏的情感世界。然而，奥菲利娅对于哈姆莱特的爱情期待，并未得到稳定的回应。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认为，“哈姆莱特不是在爱，而仅仅是假装，并且还是漫不经心地假装在爱。”（屠格涅夫，1981）这一观点虽然具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哈姆莱特与奥菲利娅之间的感情关系并非稳固明确。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莱特对奥菲利娅说：“我说，我们以后再不要结什么婚了。”这一表述表明，奥菲利娅无法通过爱情关系完成由“父亲的女儿”向“丈夫的妻子”的伦理身份转换。

与此同时，来自父兄的阻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波洛涅斯明确要求奥菲利娅远离哈姆莱特：“我的言尽于此，简单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不允许你一有空闲就跟哈姆莱特殿下聊天。”（第一幕第三场）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作为女儿的奥菲利娅必须服从父亲的权威，因此她只能回答：“我一定听从您的话。”尽管这一选择违背了她内心的情感诉求，但它符合当时社会赋予女性的伦理规范。由此可见，奥菲利娅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简单来源于

爱情受挫，而是源于不同伦理关系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她而言，亲情伦理和爱情伦理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在父权秩序的作用下被迫形成竞争关系。当爱情关系无法得到确认，而家庭伦理又要求她持续服从时，奥菲利娅便无法完成从女儿到妻子的伦理身份转换，最终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剧境地。

3. 无解的困境：伦理身份的丧失

奥菲利娅悲剧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伦理身份的最终丧失。关于奥菲利娅疯狂的原因，传统观点通常认为，这主要源于哈姆莱特对她的语言伤害，以及她无法承受“爱人杀害父亲”这一巨大现实冲击。然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奥菲利娅的疯癫并不仅仅是个人情感创伤的结果，更与她赖以存在的伦理关系体系的瓦解密切相关。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身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社会角色，而是个体在特定伦理环境中确认自身价值、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当人物原有的伦理关系发生断裂时，其身份认同也会随之受到冲击。因此，对奥菲利娅悲剧的理解，不能仅停留于她失去了父亲和爱人的层面，而应进一步考察这些关系的消解如何导致其伦理身份的崩塌。在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之前，奥菲利娅虽然处于爱情与亲情的双重压力之中，但她仍然拥有相对明确的伦理身份：她是波洛涅斯的女儿，也是雷欧提斯的妹妹，同时期待成为哈姆莱特的恋人。孟宪强教授指出：“站在奥菲利娅所处的伦理身份上来看，女儿和妹妹是维系着她伦理关系的根本的伦理身份。渴望与哈姆莱特确立恋人的伦理关系，是她所期望的伦理身份，然而这也是倍受阻挠的。”（孟宪强，2007）这一分析揭示出，奥菲利娅的伦理存在始终建立在与男性人物的关系之上：作为女儿，她依附于波洛涅斯的权威；作为妹妹，她接受雷欧提斯的指导；作为潜在的恋人，她期待通过哈姆莱特获得新的身份确认。因此，在当时的父权伦理环境中，奥菲利娅并非拥有完全独立的主体身份，而是在多重伦理关系中确定自身位置。

然而，随着波洛涅斯的死亡，维系奥菲利娅伦理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波洛涅斯之死首先意味着她“女儿”身份的瓦解。此前，尽管父亲对她的爱情选择进行限制，但这种控制同时也为她提供了伦理归属，使她能够在父女关系中确认自身位置。换言之，父亲既是限制她自由选择的人，也是维系她身份稳定的重要依托。当这一关系突然消失后，奥菲利娅不仅失去了亲人的陪伴，更失去了原有伦理秩序中的定位。与此同时，雷欧提斯远在法国，受制于空间距离以及当时有限的交流条件，她难以获得兄长的支持，因此“妹妹”这一伦理身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潜在恋人的身份，奥菲利娅此前也始终未能真正建立与哈姆莱特之间稳定的伦理关系。在误杀事件发生之前，哈姆莱特曾对她说：“你当初就不应该相信我，

因为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我没有爱过你”；“进尼姑庵去吧；为什么你要生一群罪人出来呢？”；“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营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起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第三幕第一场）

无论这些话是否完全出自哈姆莱特的真实意愿，它们都对奥菲利娅造成了深刻的伦理伤害。哈姆莱特不仅否定了两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否定了奥菲利娅通过婚姻获得新伦理身份的可能。对于奥菲利娅而言，爱情原本可能成为她突破父权家庭、建立新身份的重要途径，但哈姆莱特的拒绝使这一可能性彻底破灭。因此，在波洛涅斯死亡之前，奥菲利娅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伦理状态：她无法完全摆脱父亲赋予她的身份，又无法通过爱情完成身份转换。而当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后，这一最后的伦理支撑也随之崩塌。对于奥菲利娅而言，父亲既是家庭权威的象征，也是她伦理身份的重要依托；然而，杀害父亲的人却恰恰是她曾经爱慕的哈姆莱特。这一事件使她同时面对两种无法调和的伦理冲突：作为女儿，她必须憎恨杀父之人；作为曾经爱慕哈姆莱特的女性，她又无法完全割舍对他的感情。在传统伦理秩序中，这两种身份要求她采取完全相反的伦理选择，而奥菲利娅既无法背弃父亲，也无法重新接受哈姆莱特。因此，奥菲利娅最终陷入一种伦理身份的“真空”状态：她既无法继续作为父亲的女儿存在，也无法作为恋人或未来的妻子获得新的身份确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环境中，女性身份往往需要通过男性建立稳定关系而获得确认，而奥菲利娅恰恰失去了所有能够支撑自身存在的伦理关系。她不再拥有可以服从和依附的男性权威，也无法建立新的伦理归属，其主体性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从这一意义上说，奥菲利娅的疯癫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精神失常，而是伦理身份瓦解之后的外在表现。她的疯话虽然看似混乱，却反映出其内心对于已经破碎的伦理世界的无意识回应。那些关于爱情、婚姻和死亡的歌谣，实际上正是她无法在现实伦理秩序中表达的情感残留。最终，奥菲利娅的死亡也并非偶然性的悲剧事件，而是在伦理身份彻底丧失之后，她无法重新建立自身存在意义的必然结局。

4. 结语

在文学批评方法不断发展的今天，文学伦理学批评为重新理解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关系与伦理冲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将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伦理环境之中，并以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哈姆莱特》中奥菲利娅的悲剧，可以发现，奥菲利娅的死亡并非单纯源于个人性格的弱点或情

感挫折，而是在特定伦理环境下，多重伦理关系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波洛涅斯的女儿和雷欧提斯的妹妹，奥菲利娅首先承担着家庭伦理赋予她的责任；作为哈姆莱特的爱慕对象，她又渴望建立新的爱情伦理关系。然而，在父权伦理秩序的制约下，她无法自主完成从“女儿”到“恋人”乃至“妻子”的身份转换。当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后，原有的家庭伦理关系彻底瓦解，而爱情关系又无法成为新的身份支撑，最终导致奥菲利娅伦理身份的全面崩塌。因此，奥菲利娅的悲剧本质上是一场由伦理关系断裂和伦理身份丧失共同造成的伦理悲剧。“通过对一个个伦理选择活动的分析，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的人物不仅复活在我们面前，而且还能带领我们重新经历他们的伦理选择过程，感受他们经历过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从他们的人生感悟中得到启迪。”（聂珍钊，2020）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重新审视文学人物的行为选择，也能够揭示人物命运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伦理结构。对奥菲利娅的重新解读表明，她并非只是哈姆莱特悲剧中的陪衬人物，而是一个在复杂伦理关系中不断挣扎的独立悲剧主体。因此，从文学伦理学视角研究奥菲利娅，不仅拓展了《哈姆莱特》的阐释空间，也为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命运与社会伦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奥菲利娅的悲剧提醒我们，文学中的个体命运往往并非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而是在特定伦理结构与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复杂结果。

参考文献

-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杂文选刊(上半月版),2006(10):52-53.
 - [2]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255.
 -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0(10):71-92+205-206.
 -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 [5]屠格涅夫.《哈姆莱特与堂·吉珂德》[A]//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65-486.
-